

港岛之恋

刘玥 —— 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港岛之恋

刘玥 ——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港岛之恋 / 刘玥著. — 南京：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，2018.9

ISBN 978-7-5594-1421-2

I. ①港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90391 号

书 名：港岛之恋

著 者：刘 玥

责任 编辑：张 黎 张 婷

特 约 编辑：尹 丹 王 清 宇

出 版 发 行：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：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

邮 编：210009

出版社网址：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：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

版 次：2018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：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开

印 张：12

字 数：200 千字

书 号：ISBN 978-7-5594-1421-2

定 价：39.8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自序

推我，我是一扇门

1

晚上十点半，打 Uber 回家。我不是太想说话，戴着耳机缩在后排的皮椅里。

但是那个司机大叔似乎很想聊天，一直问东问西。不得已，我只好把耳机摘下来，回答他的问题。

自我介绍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。尤其跟“歪果仁”。每次我说我从中国来，歪果仁都会追问一句“中国的哪里”。问屁，除了北京上海你们还知道中国的哪里。

我礼貌地反问他来自哪里。大叔说，圣马特奥。那是硅谷的腹地。我猜他是个土生土长的工程师。果然他很快说：“我开 Uber 只是为了解压。”

“解压是什么意思？”他用的是 decompression 这个词。解开一个压缩文件，也用这个词。可是为什么不直接说“放松”呢？

“好比你一直在深水区潜水。你知道，在水深的地方，你的身体承受着巨大的压力。时间太久你的身体就无法承受。偶尔你需要浮到水面上来透口气。可是你也不能一下子浮上来，否则你的血管会炸掉。慢慢地，慢慢地浮向天光。那就是 decompression。”

“你在创业？”

他笑了起来。

“可以问是什么项目吗？”

“你打开应用商店，搜索 reali。那就是我们做的事情。一个旧金山湾区的房地产交易平台。我是一个联合创始人。我们的团队很小，大部分是经验丰富的房地产经纪。我们跟其他房地产经纪软件不同之处在于，我们除了帮助购房者贷款之外，还给予一定比例的现金折返。”

一边开 Uber，一边跟乘客推销自家的软件应用，我真不是第一次遇到。我依他的指点下载了应用。应用图标的中央，好像是一把鲜红的钥匙，这使得图标看起来像一扇门。

打开看。先跳出来的是硅谷腹地三个漂亮的大房子，价格三百万刀往上。我吐了吐舌头，“我可不是你们的目标客户。”

他又笑起来，“我们的平台上有不少中国客户。”

这是真的。他们网站上还有中文专线。中国来的土豪不

要太多。

他开启吐槽模式，讲他工作中遇到各种不顺心的事。竞争的残酷，危机的频繁，生存的艰难。公司刚刚成立两年，产品去年上线，交易量还很有限。三天前刚刚完成三百万美元的 A 轮第二轮融资。

他吐着吐着，车就开到了。我下车跟他说晚安。

下车时我的心情有变好一点。我有点庆幸我跟他说话了。因为平时，我是高冷别扭的个性。我坐 Uber 几乎不跟人说话。我在朋友聚会里也不爱说话。我年纪再小一点的时候，可以做到一整天不跟任何人说话。

如果我坚定地不理他，会怎么样呢？

也不会怎样。但是，很确定，这篇文章的开头，会不一样。

这样想想，好像真的很神奇。

我想起 Reali 的应用图标。那个小小的、挂着红色钥匙的门，微微地向我打开了。

2

系里有个高冷的哈佛本科毕业生，名字叫汉尼拔。第二次布匿战争（the second Punic War）里，打败罗马人的迦太基主帅就叫汉尼拔。这应该是这个名字的真正来源。然而我

们听到汉尼拔这个名字的时候，第一反应是邪恶地微笑着的食人魔汉尼拔。

汉尼拔平时相当高冷。比我要高冷。有好几回我走进系里的那个休息室，汉尼拔一个人坐在窗边。我冲他打招呼：“嗨——”汉尼拔抬起头，冷冷地扫我一眼，接着又低下头去。

真像个精神变态啊！我们彼此断定。于是同学整整一年，除了说嗨我们没说一次话。

直到有一天，汉尼拔群发了一封要钱的邮件，有人转给了我。邮件的内容，是汉尼拔想要为自己的一项项目进行众筹。早在2013~2014年，汉尼拔还在哈佛读本科时，曾用学校的一笔钱在中国河北、山西、内蒙古等地，考察当地的“城堡”及其壁画；等到2017年，他再去中国，查看那些壁画时，他发现城堡和壁画正在大规模消失。这种消失是不可逆转的，如敦煌壁画，再修复也恢复不了壁画的原貌。一部分是自然磨损，更多的是人为破坏——当地政府在以自己的方式对壁画进行“修复”。他于是决定筹集一笔款项，自己带上相机，去记录那些正在消失的壁画。他在募捐信里写：“那些壁画不能再等更多年了。在我们说话的时候，它们正在被毁坏。”

我约汉尼拔出来，宣称我可以帮他募捐。但我心里的想法是，一个洋人愿意这样花费时间精力，去发掘和保存中国

的传统文化，而中国人自己却不知珍惜——这个选题应该够我上一次豆瓣的热门精选了。

汉尼拔果然出来了。在学校门口那间 Musical Offering 的小店里，他瞪大眼睛，语速飞快，用激动得要命的语气，跟我讲他在阳原县、大同县、蔚县、涿鹿等等地方的所闻所见。他搬出电脑来，给我看他做了标记的地图。那地图上密密麻麻，成片成片的方框与红点——全是他去过、见证过的地方。

接着汉尼拔又提起自己的家族。他的外曾祖父名叫兰登·华尔纳 (Langdon Warner)，1903 年毕业于哈佛，专业是亚洲文化与考古。他的研究领域是丝绸之路，而最为人所知——或曰臭名昭著——的成果，是从敦煌盗取壁画与塑像。

“你知道他们干过什么疯狂的事情吗？”汉尼拔激烈地指责他的外曾祖父，“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布料，他们用内裤裹佛像！他们在藏经洞里点蜡烛——藏经洞里点蜡烛！你能想象到吗？一个小小的闪失，所有敦煌文献都将付之一炬——”

曾经有一刻，得不到本土的庇佑，文明这样战战兢兢，躺在几个异邦人的脚前。

结束采访以后，我也没能完成这篇文章。我被别的事情

分心，一边偷懒，一边宽慰自己：“写了又怎样呢？写了我能得到什么？写了又能改变什么？”

可是这又使我负有愧疚。

我好像路过了一扇门。那扇门微微开着。我走上前，匆匆忙忙地扫了一眼，发现那门后是正在消逝的，斑驳而璀璨的文明。我匆匆忙忙地跟主人打了个招呼，接着匆匆忙忙地转身离开。

我活得如此匆忙，连敦煌也没能让我驻足。

好像有一扇门，慢慢地向我关上。

3

一个人这一生，到底会遇见多少人，并且跟他们交谈呢？

应该有好多好多吧。

正走在一条人生的单行道上。那单行道的两侧都是移动城堡。无数的门在眼前闪过。有的向我敞开，以后慢慢地关上了；有的一向紧闭，在某一个时间向我敞开，以后又关上；有的城堡的主人曾经微笑着欢迎我拜访，可是我终究没有鼓起勇气；有的城堡的主人慷慨引我进门，容我留宿，我短暂憩居，然后跟主人告别；有的门我无意间闯入，发现门后竟别有洞天；有的门后堆满金银珠宝，我迷失其中，被晃了眼

睛也晃了人生；有的门后是星辰与海洋；有的门后是文明；有的门我永远地错过了；有的门我只踏入一次，便再也不能忘怀。

人的一生，可以拥有的真的很少。多的是遗失和错过。

而我们又生活在这样一个功利而匆忙的时代。社交都有目的。阶层变成规则。每见一个人都掂量着能从他身上获得几何，每说一句话都要计较于我是坏是好。爱情如鸦片，如远古的遗迹，只存在于小说与影像里。

然后我发现，我自己也是一个移动城堡。我自己也有一扇门。只是我已不敢轻易向人敞开。

我记得年幼时那个对世界抱有热忱与好奇的女孩。那时我会叩响每一扇我经过的门。在我变得荒凉孤僻之前，我也曾努力去跟每个人攀谈。我隐隐知道，身边的每个人都是一部小说，都背负着自己的故事。他们一边行走一边书写，各成悲剧喜剧或荒诞剧。有的故事一夜成名，家喻户晓。有的平庸平静，像某个冷清网页上我写的故事那样无人问津。

但是它们也曾希望被阅读啊。

那些故事和情绪，正在被迅速磨损和遗忘。像河北山西的那些城堡，那些壁画。它们是真正的丰富、文明的一部分。可是没有人真正关心它们。我感受得到汉尼拔那种去记录、

去标注的迫切。

我后来想，可能意义只是一种假象。有人说为了见见阳光而来到这世界。又或许，我们是为见证彼此才来到这世界呢？

而写作，和阅读一样，是这样一种深刻的见证。确认彼此存在的见证。成就相遇的见证。有一天我老去，面目荒凉，可是内心依然快乐丰满充盈。我的城堡会是一座小小的花园，纵然城墙倾圮，风吹雨淋，到得春天依然会有鲜花着锦，老树吐新。

为了这样的将来，我提醒自己要去叩响那路边的门。那一旦错过便再难寻返的门。要去记录和感激。要求得最好的种子，播撒在心的花园里。对世界保持好奇心，为自己保留可能性。

那么，这就是了。

我把门向你打开了。

欢迎来到我的城堡。

刘玥

目录

自序 推我，我是一扇门 / I

而你在明天 / 001

玻璃纸镇 / 039

半个世界下雨 / 075

芥末爱情 / 093

牵手到天明 / 131

同桌的你 / 161

谢谢 / 193

榆树街的黑女人 / 217

纽约说愿意 / 247

港岛之恋 / 269

而你在明天

1

张小玲对待在北京的那帮外国人的态度，经历了一个由好奇、紧张到讨厌的过程，最后发展成了憎恨。而遇见奈特的时候，这条憎恨的曲线正处在最高点上。

张小玲记得她教的第一个白人女孩。金色披肩的卷发，被长而密的眼睫毛拥着的碧蓝的眼睛，还有完美至极的身材曲线。总是穿低领的衣衫，透过领口能看到令人心动的起伏。张小玲觉得她肯定是从电影银幕里逃出来的，或者从时装广告中跳出来的，可是她的微笑明明又那么真实。张小玲站在她面前，紧张得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。女孩伸出手，笑说，你好。

张小玲也冲她绽开一个灿烂的笑。那一刻，世界如此和平。

那种美好并没有持续太久。越了解一个人，你可能越喜欢他，也可能越讨厌他，而事情很显然正无可挽回地朝后一种情况行进下去。与来自发达国家的留学生接触得越多，张

小玲便越明白，不同民族不同种族的相互理解根本是天方夜谭。礼貌微笑的表象背后，是极其坚决的冷漠与蔑视；光鲜的国际友谊的幌子之下，是最赤裸裸的相互利用。

张小玲不愿意用这样的词语来形容她的外国朋友，但一次次遭遇都不厌其烦地向她证明如上的事实。如果你是一帮中国人里的美国人，所有人一定都会努力跟你搭讪；但如果你是一帮美国人里的唯一一个中国人，那帮美国人绝对会毫不犹豫地把你抛在一边，用英文课本从来没提到过的俚语谈论你根本无法插上话的事情。他们表面上对你友好，冲你微笑，但是你一离开他们就开始说三道四：如果你显得冷淡，他们说你高傲难以接近；如果你表现得太热情，他们会不无轻蔑地说：*She has an American fetish!* 他们走的时候会跟你握手拥抱甚至吻你的脸，反复地说要保持联系；但是走了之后他们甚至不屑回复你的电子邮件。张小玲曾跟她的好朋友阿曼达抱怨她以前的学生从来不回复她在 Facebook 上的留言，阿曼达拍拍张小玲的肩说：*Relax. She's just mean.* 一个月后，阿曼达回美国。张小玲在阿曼达的 Facebook 页面上问她：为什么你说一句再见就离开？张小玲等到现在也没等到她的留言。

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歧视。不是明目张胆，能够明目张

胆地呈现，那就不是歧视，而是挑衅。歧视是微妙的，狡猾的，除了歧视的受体无比敏感地察觉，谁都不会看见。张小玲不明白明明已经告别了殖民时代，她身为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还能在中国的土地上被人（很多时候是中国人）歧视。五道口某家韩国人开的酒吧给女士送酒水票，给白人三张，给黄种人一张。吧台生意好的时候，如果你坚持用中文叫酒水，吧男可以坚持十分钟对你的尖叫充耳不闻。他有太多讲洋文的客人要应酬。在北京一些并不怎么高档的商场，如果你非要在一个被洋人围着的柜台前买东西，对不起，没人会理你。张小玲陪阿曼达在某个小商场买假冒的 Coach 钱包，阿曼达想挑个便宜的，那柜台营业员指着张小玲的鼻梁，用难听的东北口音的英文对阿曼达说：这种便宜的差劲钱包都是卖给她们这些中国女孩的。

不满与屈辱就这样一点一点累积成憎恨。张小玲并不因此怪谁，她不怪他们，她恨他们。像张小玲这样的女生很容易被人戳着脊梁骨骂，活该，谁叫你贱，非要跟洋人泡在一起，想嫁洋人想疯了。

但这并不妨碍张小玲跟他们泡在一起。她跟他们去酒吧，去迪厅，去去过一万遍的长城、故宫和圆明园。理由很简单，他们的零花钱无论多么少，乘以一个七，都变成偌大一笔。